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东山岭

明明是一座山，却名号为岭。既称作岭，偏偏又三峰并峙，形似笔架，历史上曾称其为笔架山。东山岭，非山非岭，是岭是山。历代不少道士在此炼丹修身养性，视其为小瀛洲。宋朝时候山上就建有真武殿，供奉真武帝。到了这里，方才悟出东山岭的名字有道家气。老子《道德经》言:道可道，非常道;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宋朝李纲贬至海南，上来此山，旋即官复原职。后人将此处视为吉祥物，并立碑为记。

站在山顶，只见蜿蜒的石径上行人如蚁，人为看山而来，为访古而来，为吉祥而来，为拜佛而来，为求道而来，为得势而来，为登高而来。也有人慕名而来或莫名而来，上山的大多跃跃欲试，下来的往往一脸恬静。

游客虽多，因为山石草木的缘故，不觉得聒噪，人来人往越发添了生机添了活力。蝉也跟着凑趣，漫山遍野远远近近地叫着，无有穷尽。

过华封仙岩，洞内有观音像，进去拜了拜，心里无求无欲，亦无思无虑。人求佛拜佛，求的是心，拜的也是心，求一个心神，拜一个心神，让心神安宁吉祥。石雕得了人间香火的供养与敬奉，就成了菩萨，有了神力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。

岩洞顶端状如卧榻，据说是仙家用物。明朝人姚守辙专门为此写过诗，最喜欢中间两句，得了道家法旨，也得了禅家意思：

牧童一笛山花醉，红日三竿蝶梦长。
风过竹林鸭玉佩，云开霄汉吐虹光。
“风过竹林鸭玉佩”有俚趣，风吹过竹林，嘎嘎像鸭鸣，似玉佩之音。玉佩轻击的声音我听过，也真是嘎嘎有鸭鸣之音。

到处都是摩崖石刻，鲜红的字在阳光下璀璨，又光鲜又沧桑。

东山岭的摩崖石刻极熨帖，那些石头仿佛生来就在等人凿刻留字，难得书文俱佳。一尊尊大石上，写有“自我”，写有“去思”，写有“会心”，石桌面上却又写“要多思”。上前看几处石刻，思索其中意思，觉得说的也是文章之道为人之道处世之道。还有石刻说“青山绿水无古今”，令人感慨。感慨山水的长久，无奈生命短暂须臾。人的一生，不过俯仰之间，尘世多少快意恩仇，顷刻沦为陈迹化作梦幻泡影。

四周都是树，有一丛树天赋异禀，竟从石头缝隙里长出来，根须包裹了大石头，生机渴求，硬生生以石为根以石为壤，长出丈余高。走在树下，叹息生命坚韧，到底万物有灵，一时便懂得石刻“活石”二字的受用与美好了。石头一旦凿立文字，就有了生命，就成了活石。石头本来不言不语，千万年来只是安静守着这山，守着一世世的人，也守着日出日落。

避开了人群，只在摩崖石刻前留连不舍，心里感慨：性灵充满太和充满。也为匆匆忙忙一心只有山顶的人惋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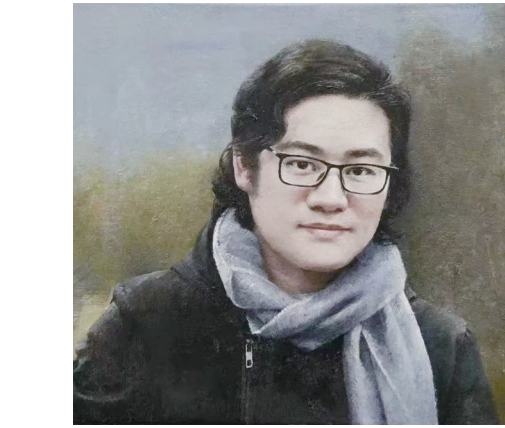
游人秉性，喜欢到处题字。
《西游记》上孙悟空大闹天宫，玉帝命人请来了佛祖。佛祖知悟空身世，祥和劝解，悟空不听，自认神通广大，于是佛祖与他打个赌赛，一筋斗打出右手掌中，就算他赢。佛祖伸开右手，却似个荷叶大小。孙悟空抖擞神威，将身一纵，一路云光，无影无形去了。佛祖慧眼观看，见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，只管前进。大圣行时，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，撑着一股青气。拔下一根毫毛，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，在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：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”翻转筋斗云，径回本处，才知道未曾脱离佛祖的手掌。急纵身要跳出，佛祖翻掌一扑，把猴王推出西天门外，将五指化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座联山，唤名“五行山”，轻轻把他压住了。

所谓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不是谁都可以碑刻立记，于是有人在树身写字，在竹竿写字。东山岭头竹竿上很多人刻有字，笔迹歪斜难以辨识，依稀可见林四妹、唐丽、陈治国、符文、郑大礼……他们是我芸芸众生的兄弟姐妹。有人只留了光秃秃的姓名，有人则写“到此一游”。有根竹子藏在深处，写“温大安东山再起”，心里一动，这该是很多年前的旧刻了。站在字迹旁，默默送了一份祝福，希望他早已如愿。

上到山顶，眼界辽阔，清风鼓荡衣衫，热气很快消散了。风吹起凤凰花，一时落红如雨，那些花颜色深红，像撒了一地锦绣。人直直站着，被风吹过，被飞舞的花朵淋着，心花悄然开放，一身清芬一身馥郁。

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那是登高开眼，胸藏天地风云啊。今日游过一回东山岭，见过东山耸翠，有奇甸岱宗之感，金石永年，比肉身久远，少不得一番感慨：

东山岭上行，草色静人心。
踏步台阶绿，重林路径深。
肉身风吹草，石刻古通今。
但从丘峰韵，临栏望海音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◇信笔扬尘

麦子黄了

徐晟

布谷鸟悠远的叫声，从山巅上滑落下来，像夜空中一枚拖着长尾的彗星，划过天际。

满畝满坡的麦子，青青黄黄。闭上眼，就能嗅到麦香。

“蚕老一时，麦黄一晌。”阳光如瀑，从天幕垂挂下来，麦田一天一个样儿。小南风吹着，麦穗与麦穗耳鬓厮磨，沙沙欢语。
父亲到麦田的脚步更勤了。看一看麦子的长势，顺手撷几粒麦子，双手搓搓，吹去麦壳麦芒，光洁晶亮的麦仁儿，躺在掌心，父亲的眼神，像欣赏一颗颗珍珠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拈几粒麦仁儿，放入口中，抿嚼细品。父亲不语，喜悦淌在脸上。

整个村庄都沉寂着，仿佛一出声会惊扰到即将分娩的孕妇。人们变得谨慎起来，紧张而庄重，像迎接一件大事的到来。

“开镰啰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像哪家生了娃娃出来报喜，声音中透着股喜气。

乡村沸腾起来了。镰刀，草帽，茶壶。人们齐刷刷扑向金色的海洋。男人打头，女人随后。左手揽麦，右手握镰。镰刀一送，一掏，一拉，“嚓嚓，嚓嚓”，一大片麦子扑腾着醇香的气息，躺在臂弯，倒在地上，地面空出一片。

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！”布谷鸟一个劲儿地催促着。稻场上麦垛堆成了山。男人赶着灌水整田，女人忙着扯秧插禾，碾麦子的事只能放在后面。

天穹之下，人小如蚁。可你又不能不感叹人力的伟大。才半月工夫，一片片金黄的麦子，化作一汪汪水盈盈的稻田，朴实的乡亲们，正用秧苗工工整整书写着一行行绿意盎然的新诗。

◇山川故园

老 街

盛英渚

我的童年时光都是在桐城东门老街度过的，12岁才搬去红星路。虽然离开老街几十年了，老街的记忆却像版画一样清晰地刻在脑海里，一幅幅当年的场景更如幻灯片一样在心底播放，可说记忆犹新。

东大街143号，就是我在外地读书时写出第一封信的寄信地址，当年那可是繁华的闹市商业区啊。每天早上各种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可谓人声鼎沸。每逢过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，如今的大马路上堵车，那时的老街堵人，一时半会走不过去，尤其是中午“柴场口”进街那一段，若挑了一担带枝叶的大捆柴过来，迎头碰上平板车，加上几辆自行车赶了上来，那个挤劲，不用说了。中午我放学时常常遇到这场面，我不会呆鹅一样站在那里傻等，钻人家的扁担底是我的拿手好戏，至今想起



◇草木情深

初夏马齿苋

彭宝珠

马齿苋，也叫五行草，是一种野菜，因它的叶子长得像马的牙齿，故人们给它取名为马齿苋。汪曾祺说：“凡野菜，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。”说来还真是，马齿苋淡淡土香的酸甜味，颇为爽口，做出的菜品口感脆嫩，咀嚼起来享乐其中。

周末的清晨，我和女儿在郊外挖马齿苋。这时节，正是挖马齿苋的好时机。盈盈浅夏，风柔云淡，鸟声啾啾，虫鸣蛙响，绿影斑驳，掠过乡村田野。天气不冷不热刚刚好，山朗润起来了，小草丰满了身段，鸟儿在林间欢快地鸣叫，小溪在欢腾……透出初夏特有的清新空灵气息。马齿苋带有露水的清香和草本的芳香，猛吸一口，仿佛是在夏日时分喝下的第一口冰镇汽水，沁入心田。

近看，远看，田间地头、阡陌沟渠，一蓬蓬、一簇簇马齿苋，从野草杂花中脱颖而出。“找到了，找到了。”女儿的惊呼告诉我，她毫

无疑间地找到了马齿苋。“妈妈，我又找到了一棵，快看！”约莫半个小时，女儿采摘的马齿苋已见不到竹篮底儿了。她总是用稚嫩的童声，向我传递着挖马齿苋的那份喜悦心情，我也以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作出回应。

马齿苋正肥美，暗红色或淡绿色的茎在阳光照射下非常惹眼。我恨不得将马齿苋全都挖走，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。我蹲下来，痴迷地四处搜寻，一只手把马齿苋一拢，另一只手用小铲子稍用力一挖，一棵碧绿饱满的马齿苋连根带泥被挖了出来。归途中，我指向满满两提篮马齿苋，看着女儿说：“这些给邻居王奶奶，这些给小丽阿姨，这些给门卫张爷爷……”女儿边拍小手边哼着歌谣，跌跌撞撞，无忧无虑，其乐无穷。一簇簇马齿苋，叶片肥厚，特别讨人喜欢，也会让人浮想联翩。

往昔岁月中，乡村的初夏，漫山遍野长满

碾麦子最为热闹。先用石碾将打麦场碾平，选个晴天，把麦秸摊开晒，晒到用脚踩上去麦秸“噼噼啪啪”作响，就用牛拉着石碾碾压。父亲教我赶着牛一碾挨着一碾碾，叮嘱我不要“压花了”。母亲不停地用羊杈翻麦子，确保将每一颗麦粒都碾下来。他们眼里，麦子就是金子。

碾麦的时候最怕下雨，偏偏这个时候几声响雷，吓得赶紧起场。一阵雨豆子撒下，太阳出来了，雨又跑到别处玩耍去了，像是故意跟人们开了个玩笑。

趁着晚风，父亲将拢在一起的麦子高高扬起，麦粒儿在空中划着半圆的弧线，落在地上，麦芒麦壳顺着风飘到稍远的地方。不一会儿，麦子便堆积成一座小山。父亲扬麦的动作流畅优美，多年以后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，可惜我一直没有学会。

麦子收割完了，浓浓的麦香在村子里飘荡。一块火石耙，一碗手擀面，让乡村的夏天有滋有味。

有人说，有麦吃的日子像神仙。是啊，有了麦子，就有了面饼，就有了水饺，就有了蒸包，就有了活色生香的日子！

麦子黄了，公路边收割机隆隆响起，在一片金黄中横冲直撞。空气中，似有若无的麦香，像故乡温柔的召唤……

步履蹒跚地走在石板路上，他们的身影和老街是那协调，似乎再往前走一程，就会融入这老街里了。这老街、老人、老景又是那么的感人，仰头一望，“东大街”的老门牌依旧如昔，和紫来桥上的车辙一样，深深嵌在心底。老街承接了几百年的喧嚣与繁华，见证了世间百态，见证了街邻们的悲欢与离合。

小时候，母亲在紫来桥头一个较大的门店里经营玻璃床花，旁边还有一家牙科诊所。叶性医生拿着小钳子、小镊子、小针头之类的工具给人捣鼓牙齿，看得我浑身直打寒战，赶紧快步地跑开。这却成了父母制服我哭闹的良方，只要说让叶医生来给我打针，就算我闹得再凶，也会很快安静下来。如今，这段往事早成了我自嘲的笑话。

清涼的早晨或落日的黄昏，我常到东门老街这个出生地走走，当一个人徘徊在冷清清的石条街上，仿佛还能看到和小伙伴们在街边嬉笑打闹、跑来跑去的影子，仿佛还能听到路人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铁匠铺里叮叮咚咚的铁锤声，仿佛还能闻到老街上小鱼虾的河腥味，仿佛还能看到菜农刚挑来的青翠嫩绿的时令菜蔬……

一条街，一代人，一段回忆。

◇人间小景

月季花开

董改正

同一小区住着一个朋友，不知其名，瘦长，相貌清秀。四十岁那年下岗后，以开摩的为生。常见他与众摩的司机一起，参差雁阵般，泊车于小区大门口树下，别人伸颈顾顾，他却端坐车背，面带淡淡微笑，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，或是拿张皱巴巴的报纸，凝神细看。若有人走近，他忙放下报纸，回答问价，报价，然后发动摩的，浓烟喷薄而出，轰轰隆隆绝响而去。

我与他交集，是在我搬入小区十年后，那时我也下岗了，以卖书为业。书装在三轮车内，每个清晨，我都要将书拉到较远的菜市场或小区内售卖。小城原是山城，陡坡颇多，难以直上，又无力购机动车，便起了让人助力的念头。问了几个摩的司机，或是因为要价太高，或是技术不行而没谈拢，终于找到他，他要价五元，遂成交。于是每日天色微明，便可看到一副奇绝图景：一人坐于三轮车上，脚踏踏板而不动，手掌龙头，凝视前方；一人开摩的于后，身子前倾，一脚踏浮，脚跟蹬在三轮车尾部，浓烟滚滚，声震林越，二车一前一后，穿越晨雾而去。收摊之后，他必准时到来，复推如故。

我的第一套房子便是这样挣出来的，他是这个小城唯一的见证人，因此便有至交之意。虽然说他人利己，但其中确有许多个凌晨的辛劳。我们惺惺相惜，相处甚为融洽，直到那天凌晨。

那年冬天，风刀霜剑，天气极为严寒。某个早晨，恍惚闻屋外沙沙有声，以为下雪，便关了闹铃睡去。睡醒时迷迷糊中，我似乎给他发了信息，告诉他今日之约取消，但他却来了。原来屋外只是落叶，并未下雪；我给他发信息之事，纯粹是意念。我一边自责耽误他时间，一边起身洗漱，他忙说没关系，坐在一旁微笑等待。

第二天凌晨，我鬼使神差地忘了设闹铃，又是他敲门叫醒我。这次他面露尴尬，虽未发作，但气氛十分凝重。中午收摊时准备打他电话，却发现有一条他的未读短信：“我不来了。请尊重别人，我不是你的闹铃。”电话便没打。平日回家只需十分钟，这次我推车回来，花了两个半小时，凛凛冬日，一身热汗淋漓。从此再未相约，虽在一个小区，各在自己轨道运行，正如参商二星，竟是十二年未曾见面。

前日因事耽搁，我未能准时上班，索性便在小区闲走，蓦地看到花墙一堵，红绿掩映如画。绿色墙体多为月季枝叶，间以小灌木，密密层层，噼噼啪啪地缀满深红、紫红、大红、粉红的花朵，每一朵都在阳光中颤动，晃人的眼，令人目眩神驰。微风过，微微的香氛醉人。仔细辨别，却又掺杂着一股清香。不由定睛细看，却见在纵横的月季枝叶间，有金银花枝叶经之纬之，缠之绕之，走几步就开一朵、一簇，也没什么规划，开得凌乱而蓬勃，真是好看。

墙体中部，留了一个长方形的空缺。偷眼看去，中有灌木乔木，再加上门帘上的枝叶披拂，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纵深感，不由为主人的匠心独运而惊叹。正想着主人该是怎样一个儒雅烂漫之人，却见他牵着一條小白狗弓身走了出来。乍见之下，彼此俱是一愣，又同时惊呼：“啊，是你啊！”十二年未见，他已满头霜发，却依然笔挺瘦削，眼中还是微笑，却比原来更醇厚、更绵和了。

我们在月季墙边聊天，蜂蝶在我们的身边翩翩。小城早已禁了摩的，他如今在一个园艺公司做设计。他养了三条狗两只猫，都是流浪而来，他的闲暇时间都给了它们。他说他知道我也养了两条流浪狗，常常看到我匆匆来去，一副不想被打搅的神色，所以他就没有叫我。我们没有说那天的事，也不必说了。他种的月季开得那么美，那么香，我看月季看得那么沉醉，那么入迷，还需要说什么呢？

